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致餘論

詳校官太醫院八品吏目黃發

編修臣倉聖脈履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湯 垣

謄錄監生 臣 李 達 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格致餘論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格致餘論一卷元朱震亨撰震亨

字彥修金華人受業于羅知悌得劉守真之

傳其說謂陽易動陰易虧獨重滋陰降火創

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張介賓等攻之

不遺餘力然震亨意主補益故諄諄以飲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色欲為箴所立補陰諸丸亦多竒效孫一奎

醫旨緒餘云丹溪生當承平見人多酗酒縱

欲精竭火熾復用剛劑以至於斃因為此救

時之說後人不察遂以寒涼殺人此不善學

丹溪者也其說可謂平允矣是編前有自序

云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

以是名書蓋震亨本儒者受業於許謙之門

學醫特其餘事乃性之所近竟不以儒名而



<p>以醫名然究較方技者流為能明其理故其 言如是戴良九靈山房集有丹溪翁傳叙其 始末甚詳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p>	<p>總纂官 <small>臣</small> 紀昀 <small>臣</small> 陸錫熊 <small>臣</small> 孫士毅</p>	<p>總校官 <small>臣</small> 陸費墀</p>	<p>欽定四庫全書</p> <p>格致餘論</p>	
---	--	---------------------------------	---------------------------	--



格致餘論原序

金之以善醫名者凡三人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
李明之氏雖其人年之有先後術之有攻補至於惟陰
陽五行升降生成之理則皆以黃帝內經為宗而莫之
有異也張一再傳其後無所聞李雖多門弟子又在中
州人有罕知之者獨劉之學授之荆山浮屠師師江南
始傳太無羅知悌子杭太無宋寶祐中人受幸穆陵得
給事禁中性倨甚無有能承其學者又獨至烏傷朱君
始能傳之初君之未從太無也手抄陳師文裴宗元所
定大觀二百九十有七方晝夜而習焉既而悟曰故方
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殺人乃盡棄去渡淞河走
吳中尋師而求其說以之不能得復走宛陵走南徐走
建業皆無吳中時纍纍道途間方不知所適忽有以太
無為告者遂還杭拜之凡十往返不得通君乃立其門
終日不動太無憐其志為敷暢三家之旨而一折以經
越數年悉受其學以歸鄉之羣醫方泥陳裴學聞君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翕然共尊事之君年既高所見
益粹精其自得者類多前人所未發乃徇門人張翼等
請著為書若干篇名之曰格致餘論持以示金華宋濂
濂竊受而讀之見其立言深察證詳未嘗不歎君用志
之勤也蓋當大觀之方盛行世之人烏知有所謂內經
之學君獨能崎嶇數十百里必欲求師而受其說雖險
阻艱難更嬰迭挫曾不為之少動所以卒能成其學向
使君之志稍變焉烏有今日哉傳曰用志不分其道乃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成殆君之謂矣此書其有功於生民者甚大宜與三家
所著並傳於世故濂得備書傳學用功之所自於篇端
其見君之自序者因不暇及也君名震亨字彥脩許文
懿公之高弟弟子公講學入華山時君即從之遊而聞
道最先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其安貧守道雖古君子
弗過也而醫又特其一事云至正七年冬十有一月日
南至金華宋濂書於浦陽東明山中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元 朱震亨 撰

飲食色欲箴序

傳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
所關甚大飲食之欲於身尤切世之淪胥陷溺於其
中者蓋不少矣苟志於道必先於此究心焉因作飲
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諸同志云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飲食箴

人身之貴父母遺體為口傷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饑
渴滄興迺作飲食以遂其生睠彼昧者因縱口味五味
之過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機甚微饒涎所牽忽而不
思病之成也飲食俱廢憂貽父母醫禱百計山野貧賤
淡薄是諳動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氣同體我獨多病悔
悟一萌塵開鏡淨曰節飲食易之象辭養小失大孟子
所譏口能致病亦敗爾德守口如瓶服之無斃



色欲箴

惟人之生與天地參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為夫婦生
育攸寄血氣方剛惟其時矣成之以時接之以時父子
之親其要在茲睠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
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
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女之耽兮其欲實多閨
房之肅門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
亦瘁遠彼幃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身安病瘳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故
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為萬物父母天大
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大氣舉之
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為
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
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
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



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
可見陰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
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
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
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
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
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
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
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
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
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
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
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
月屬午為火太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
未為土太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



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
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
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溫病
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
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
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
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
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
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瘍正作
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因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
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
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
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
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
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



為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戕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頗弦自言鬲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僻在腸胃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為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陳皮青葱薤苜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飲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延遇諸塗來告曰



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鬲而下且硬澀作微痛它無所
苦此何病脉之右甚濇而關尤沈左却和予曰汗血在
胃腕之口氣因鬱而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
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為多曰我每日早必
飲點剝酒兩三盞逼寒氣為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
飲細呷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
三十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
鬲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脉之兩手皆濇重取畧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
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
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者
俱是濇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以議
藥

濇脉論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此平人



血氣運行之定數也醫者欲知血氣之病非切脉不足
以得之脉之狀不一載於脉經者二十有四浮沈芤滑
實弦緊洪微緩瀦遲伏濡弱數細動虛促結代革散其
狀大率多兼見人之為病有四曰寒曰熱曰實曰虛故
學脉者亦必以浮沈遲數為之綱以察病情此不易之
論也然瀦之見固多虛寒亦有痼熱為病者醫於指下
見有不足之氣象便以為虛或以為寒孟浪與藥無非
熱補輕病為重重病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生者血與氣也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無汗或因補
劑氣騰血沸清化為濁老痰宿飲膠固雜糅脉道阻澀
不能自行亦見瀦狀若重取至骨來似有力且帶數以
意參之於證驗之形氣但有熱證當作痼熱可也此論
為初學者發圓機之士必以為贅東陽吳子方年五十
形肥味厚且多憂怒脉常沈瀦自春來得痰氣病醫認
為虛寒率與燥熱香竄之劑至四月間兩足弱氣上衝
飲食減召予治之予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



形肥而脉沈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實難求
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斤氣降食進一月後大汗
而死書此以為諸賢覆轍戒云

養老論

人生至六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證
何者頭昏目眊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
聾健忘眩暈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
食則易飢笑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附丹劑多與老人為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
溫補今子皆以為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
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麵
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
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為子為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
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畧予愀
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
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



幼壯五十纔方食肉強壯恣饜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
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閉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陰難成易
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
尚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羈縻而定耳所陳前證皆是
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
風半夏蒼朮香燥但是燥劑且不敢多况烏附丹劑乎或
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謬妄乎
予曰局方用燥劑為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用煖劑為劫虛病也補腎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

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

意蓋為質厚而病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為經

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

淺其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効乎若夫形肥者血

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取救

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

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



虛胃熱則易饑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
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
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扼腕况未必孝
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製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
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
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為災害由
是觀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
格言猶在人耳可不慎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與於汝安乎予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况
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
養轉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
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為子為孫必先
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
確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
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
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某



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平居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饑腸已鳴饑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先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女道自謂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為粘痰發為脇瘡連日作楚寐興隕穫為之子者置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門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或一貼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却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



以求是正

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裘皮衣溫軟甚於帛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煖之服恐妨陰氣實為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熟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粟味鹹乾柿性涼可以為養陰之助然粟大補柿大澀俱為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疥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驕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慎歟至於乳



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脉
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
瀉不瘡則熱或為口糜或為驚搐或為夜啼或為腹痛病
之初來其溺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
消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
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尤
為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愚
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所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寒病則俱
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慎密東陽張進士次
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予視之曰
此胎毒也慎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時
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
參連翹黃連生甘草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
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
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



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
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
其後此子二歲瘡痍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
痲癩予曰此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
於孕時確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癩病
遇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
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
以佐藥功與燒丹元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
半年而安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於外
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為
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
降亦降氣沈亦沈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
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已月
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



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
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
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
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
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
縮脾飲與草果等皆得濕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
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
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館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果冰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
非為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
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
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
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
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
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人讀其書而不知其意
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為詳歷舉源流經
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
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
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為無窮之
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
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
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以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
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為錢
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陳氏方為不足歟曰陳氏
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
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
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
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
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



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
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
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
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
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
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
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畧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之前不
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雖然渴者用溫藥瘁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
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為適中也何者桂
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為
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豆瘡者其用
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
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
成方也試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
微渴自利一小方脈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



粒子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癩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脉皆豁大而畧數知其為勞傷是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教參芪白朮當歸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膿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痛風論



氣行脉外血行脉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東陽傳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閩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氣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陳皮桃仁薑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因患血痢用澀藥取効後患痛風叫號撼



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必凝濁所
下未盡留凝隧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
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
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
三合而安或曰比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
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以取效無乃太過緩乎予
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絲為之君過山龍等佐之皆
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
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為迂緩乎

痲瘧論

內經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必有痲瘧痲瘧老瘧也以
其隔兩日一作纏綿不休故有是名前賢具有治法然
皆峻劑有非稟受性弱與居養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許
學士方有用參芪等補劑而又不曾深論後學難於推
測因見近年以來五十歲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



欲縱恣十倍於前以弱質而得深病最難為藥始悟常
山烏梅砒丹等為劫痰之劑若誤用之輕病為重重病
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陰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少
陰病也作於寅申巳亥日厥陰瘧也作於辰戌丑未日
太陰瘧也瘧得於暑當以汗解或涼臺水閣陰木冷地
他人揮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鬱而成痰其初感也胃
氣尚強全不自覺至於再感懵然無知又復恣意飲食
過分勞動竭力房事胃氣太傷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其難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劑醫者欲急利遽便將投
殊不知感風感暑皆外邪也當以汗解所感既深決非
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氣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
復觸冒舊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轉沈滯其病愈深况來
求治者率皆輕試速效劫病之藥胃氣重傷吾知其難
免於禍矣由是甘為遲鈍範我馳驅必先與參朮陳皮芍
藥等補劑輔以本經之藥惟其取汗若得汗而體虛又須
重用補劑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過委中方是佳兆仍



教以淡飲食省出入避風就溫遠去帷幕謹密調養無
有不安若感病極深雖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臟博出
至腑其發也必亂而失期亦豈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
為易秋冬為難非有他也以汗之難易為優劣也或曰
古方用砒丹烏梅常山得効者不為少子以為不可用
乎予曰腑受病者淺一日一作者是胃氣尚強猶可與
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臟矣在臟者難治以其外感
猶可治也而可用劫藥以求速効乎前歲憲僉詹公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甚壯形甚強色甚蒼年近六十二月得痲瘧召予視之
知其飫於醲肥者告之曰須遠色慾淡調理淡月得大
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可安與劫藥
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作又與又退綿延至冬病猶未
除又來求治予知其以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又天
寒汗未透遂以白朮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饑時且未
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
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畧有加減不必盡



述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為諭仁哉斯言也真氣民也病氣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為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為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却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畧數重取則瀉遂作酒熱內鬱不得泄由表熱而不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



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
性沈多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
塊初起如粟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濇重取却有試
令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
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濇脉無
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
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
脉丸再與消痞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莫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
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急塊
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次月經行下
少黑血塊又消一暈又來問藥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
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
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
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
為性亦偏况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



塊盡而却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謹論至此醫云乎哉
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脉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
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
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濕多瘦人火
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
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貴脉浮瘦人貴脉沈躁人宜
脉緩緩人宜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幸以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身稍長患體虛而勞頭痛甚至
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數以人參白朮為君
川芎陳皮為佐至五六日未減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
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
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笑不荅又經一宿忽自言病
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
饑視其腹紋已隱矣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
止與三貼遂速與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



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大病不守禁忌論

病而服藥須守禁忌孫真人千金方言之詳矣但不詳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陳其畧以為規戒夫胃氣者清純沖和之氣人之所賴以為生者也若謀慮神勞動作形苦嗜欲無節思想不遂飲食失宜藥餌違法皆能致傷既傷之後須用調補恬不知怪而乃恣意犯禁舊染之證尚未消退方生之證與日俱積吾見醫藥將日不暇給而傷敗之胃氣無復完全之望去死近矣予族叔



形色俱實痲瘧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絕無忌憚一日
召予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
否予曰痲瘧非汗出不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
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
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
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慮予曰痢
而能食者知胃氣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
者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餘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後雖欲求治不可着手矣淹淹又月餘而死內經以驕
恣不倫於理為不治之病信哉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實
患痢善食而易饑大嚼不擇者五日矣予責之曰病中
當調補自養豈可滋味戕賊遂教之只用熟蘿蔔喫粥
且少與調治半月而安

虛病痲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
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



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
哉冤乎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
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
似邪鬼診其脉兩手皆虛弦而滯沈數予曰數為有熱
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
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連等濃煎湯入
竹瀝薑汁與旬日未効衆皆尤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
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仍與前方入荆瀝又旬日而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
附體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
太過痰所為耳權監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
困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
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文多
問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
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
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



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而況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祕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為近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為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額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



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為極熱熱血得冷為陰氣
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為紫而後為黑色也
須用融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
愈予為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
生薑煎調五靈脂末飲之氣弱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
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或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熱火
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墮此未
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箇月左右必墮
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濇知其少血也以其妙
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投以濃煎白朮湯下
黃芩末一錢服三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因而思之墮
於內熱而虛者於理為多曰熱曰虛當分輕重好生之
工幸毋輕視



難產論

世之難產者往往見於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家
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止有瘦胎飲一論而其方
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有此方其難
自若予族妹苦於難產後遇胎孕則觸而去之余甚憫
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指構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
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
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以坐知其不運而其氣愈弱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以坐胞胎因母氣不能自運耳當補其母之氣則兒健
而易產今其有孕至五六箇月遂於大全方紫蘓飲加
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母之
形色性稟叅以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
大達生散

難產胞損淋瀝論

常見尿胞因收生者不謹以致破損而得淋瀝病遂為
廢疾一日有徐姓婦壯年得此因思肌肉破傷在外者



且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脉虛甚曰難產
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血氣尤虛試與峻補因以參
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而煎以猪
羊胞中湯極饑時飲之但劑率用一兩至一月而安蓋
是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

胎婦轉胞病論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
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有應效因思胞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
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由一日
吳宅寵人患此脉之兩手似瀦重取則弦然左手稍和
余曰此得之憂患瀦為血少氣多弦為有飲血少則胞
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溢則胞之所避
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生甘草生
薑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
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八貼而安此法未為的確恐偶



中耳後又歷用數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
本肥盛且舉自滿全羸瘦且舉空減胞系了戾亦致胞
轉其義未詳必有能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調養怒
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
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
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焮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遂生結核於初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軟吮令汁透自
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陰之滯以青皮
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以生甘草之節消
腫導毒以瓜蒞子或加沒藥青橘葉皂角刺金銀花當
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加
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其效尤捷彼村工喜於自銜便
用針刀引惹拙病良可哀憫若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
悶昕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大棊子



不痛不痒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曰奶岩以其瘡形嵌
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若於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
使心清神安然後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侄
婦年十八時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伉儷
自諧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間以加減
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惑焉後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精勝其
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
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陰陽之情
性也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儀象也父精母
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其子此萬物資始
於乾元也陰陽交構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
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則陽
為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陰為之



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吾知之矣
男不可以為父女不可以為母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
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為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
可為母得陰氣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為駁氣所乘而
成其類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為妻遇女為夫
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
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
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
無所為主不可屬左不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
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在左主
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以氣成胎故氣
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為之主若男子以病氣口充
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逆或曰人迎



在左氣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經一部王叔和諄諄於教醫者此左右手以醫者為主而言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春宣論

春蠢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春時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宣之為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瘡瘍者膈滿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者蟲積者以為不於春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輩為丸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戕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況仲景用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失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沈五十歲輕於



聽信忽於三月半購春宣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年率以為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宣為春瀉而致禍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張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叅之內經則曰熱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



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熱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
快喉舌辛美盃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
於上溺澀於下肺受賊邪全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
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
瘡癢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深
矣為消為渴為內疸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喘
哮為勞嗽為癩癧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處治
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須二盞血乃得行酒不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叅之於經證之於
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癰疽當分經絡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少氣多
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概論也若夫要害處近虛
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
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
血本少肌肉難長瘡以未合必成死證其有不思本經少



血遽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述
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慮質弱神
勞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小紅腫大約如粟
予視之曰慎勿輕視且先與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
為好人未之信謾進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
拔木瘡上起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胛直抵右肋予曰必
大料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與
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瘦膚厚連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外側廉上一紅腫
其大如粟一醫問其大腑堅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
又一醫教與大黃硃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
後召予視之曰事去矣又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
神甚勞忽脇下生一紅腫如桃一人教用補劑衆笑且
排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視之予曰
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俱憊矣已而果然
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乎何臀癰之生初無甚苦



往往間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僻雖曰多血氣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後不可生癰纔有痛腫叅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氣無虧始可保終吉若用尋常驅熱拔毒紓氣之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弱約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硬故曰脾約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竊有疑焉何者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以病大下大汗之後陰血枯槁內火燔灼熱傷元氣又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寡於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



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
養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
清健而運行津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
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
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甚而氣實者無有不安愚恐西北
二方地氣高厚人稟壯實者可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
熱雖盛而血氣不實者雖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
燥矣後之欲用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
南以潤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鼓脹論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屬土經
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
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具坤靜
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
而成天地交之泰是為無病之人今也七情內傷六淫
外侵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



職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地不
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隧道壅塞氣化濁血瘀鬱
而為熱熱留而以氣濕濕之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
是也以其外雖堅滿中空無物有似於鼓其病膠固難
以治療又名曰蠱若蟲侵蝕有鼓之義驗之治法理宜
補脾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以
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鹽味以防助邪斷妄想以保
母氣無有不安醫不察病起於虛急於作效銜能希賞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
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
惟禹餘糧丸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
為切當亦須隨證亦須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儒
而醫連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丸服之予
診其脉弦濇而數緊此丸新製煅煉之火邪尚存溫熱
之藥太盛宜自加減不可執方俞笑曰今人不及古人
處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楊



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癰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
求治診其脉弦而濇重則大癰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
蜘蛛狀予救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臣黃連茯
苓陳皮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濃湯飲之一日定三
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癰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
而脹愈中間雖稍有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
年四十餘性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
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數而濇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
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入皆獲安以保天
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
予曰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氣之為病痞悶壅塞似
難於補恐增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
而不出所以為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
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審則審矣
何效之遲也病者以在牀枕必將厭子之迂而求速效



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與利藥耶予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胃尚壯積滯不病而又有可下之證亦宜畧與疏導若援張子和濬川散禹功丸為例行迅攻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罌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罌丸者有痛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在經鬱而至以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



濕熱何由而致予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積火之从毋能令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从於肝為將軍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梔子等分作濕用之其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用而以疏導藥佐之診其脉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秦桂丸論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銳然服之甘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矣乃



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腑血氣
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物發生冬氣寒
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
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
平則陰陽不爭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
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以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
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能成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壽
以秦桂丸之耗損天真之陰也戒之慎之鄭廉使之子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
其發也大痛捫地叫天水道方行狀如漆如粟者約一
盞許然後定診其脉輕則瀉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
其色青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
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丸梧子大晒十
分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經二時又與三百丸作一服
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
道乃行下如漆如粟者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八後



張子中以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作一貼與之又
下漆粟者一合許遂行父得燥熱且能病子況母得之
者乎余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瘤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皆屬於
火惡寒者雖當炎月若遇風霜重綿在身自覺凜凜戰
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而
反覺自冷此為病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有得熱藥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炎上鬱為痰飲抑
遏清道陰氣不升病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為暫退熱勢
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誰敢以寒涼與之非殺
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以大承氣下燥糞而
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
則發熱夫陽在外為陰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
馳嗜慾無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
間而惡熱也實非自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之法



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宜用補藥甚
駭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進士周本道年踰三十
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似
緩予以江茶入薑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大半
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
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
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藥亦可少安內外不
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巡夜冒寒非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
與三貼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其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
年後果發背而死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覺熱
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不怕冷予曰此
足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輔養陰血庶乎可免笑而
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此二人治法盖可知
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
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愚奚庸贅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論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相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況婦人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必須外得設或有之蓋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者



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沈香檀香麝香茴香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參淡竹葉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雞夏枯草之類是也以石膏火煨細研醋調封丹爐其固密甚於脂苟非有膏焉能為用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此兼質與能而得名正與石脂同意閻孝忠妄以方解石為石膏況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緩脾益氣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主行至頭又入手太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其所謂有膏而可為三經之主治者焉在哉醫欲責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進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之



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虛治之其病得
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
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
云君侵臣之事也孰為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章句之絕內經生氣
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樞以下三
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兩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
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
暑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言也
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氣首為諸陽之會其位
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係焉濁氣薰蒸清道不
通沈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冒之失而不治濕鬱
為熱熱留不去大筋綆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
攣小筋弛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



如畏各三字為句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正而
意明第四章論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
四維相代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
暑熱濕氣三病皆以為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
生病五段通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熱熱
以生濕濕以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
病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病至
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畏之望除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畏濕又為句則濕首之濕
畏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因文義
舛乖不容不辯或曰先賢言溫濕寒濕風濕矣未聞有
所謂濕熱病者攷之內經亦無有焉吾子無乃失之迂
妄耶予曰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八九內經發明濕
熱此為首出至真大要論曰濕土甚而熱其間或言濕
而熱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
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之治法者太僕啟之也君



其歸取原病或熟讀而審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裹濕句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長

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 云

新定章句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句首如裹句濕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長

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 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倉

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也胃



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寧無傷於沖和之德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竒形之蟲中宮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發為癰瘕為勞瘵為鼓脹為癩疾為無名竒病先哲製為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牡牛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為液以布濾出渣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十鍾寒月則重湯溫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為之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風者以安病人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碗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



饑甚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
覺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沈痾悉安矣其後須五年忌牛
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薑
輩治數十年而足攣痛甚且惡寒而多嘔甚而至於靈
砂黑錫黃芽歲丹繼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數年而
痛甚自分為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又數年因
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而大腑逼迫
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色爛錦者如柏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燭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畧思穀而兩足
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節節如應因得
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
婦人从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
濁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又臨海林兄患从嗽吐紅
發熱消瘦衆以為瘵百方不應召予視之脉兩手弦數
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因此而安時冬月也第二年得
一子牛坤土也黃土之色也以順為德而效法乎健以



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為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皮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久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為栖泊之窠白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勺銖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墻戶牖乎竊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空牛肉全重厚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財發粟以賑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人於中年後亦行一二次亦卻疾養壽之一助也

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
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
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
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
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
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
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
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
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
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
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為
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
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
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



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厯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



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
此非相火之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
為瘧瘵太陽病時眩仆少陰病脅暴痞鬱胃不知人非
諸熱脅瘵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
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
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
太陽病厥氣上衝胃小腹控暈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
氣上衝胃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譫妄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病附腫善驚少
陰病脅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
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
氣臏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
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
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
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
之人不無聾瞽也悲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運
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精血
之隧道筥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為之主女挾
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子以病右脉充於左者有胃氣
也病雖重可治女子以病左脉充於右者有胃氣也病
雖重可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
胱右肺大腸脾胃命三焦男女所用不易之位也脉法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之言非惟左右例置似
以大為充果有說以通之乎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
順盖有充足之義故敢以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
為醫者爾此左右當以醫者為言若主於病奚止於千
里之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
主司府下文言左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
而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
文大浮數動長滑沈瀆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



文關前關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
言血氣之陰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
下異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府
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
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卻鹽醯豈中道
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沖和之味有食
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者皆烹飪調
和偏厚之味有致疾傷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
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夫麥與粟之醎粳米山藥之甘
蔥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為淡乎安於沖和之味者
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為安者欲之縱火之勝
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
味乎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非人為之味乎聖人防民之



具於是為備凡人饑則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為充者恐於饑時頽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藥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為助其積之也以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致其毒者內經謂久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者又天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者甘草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



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之名也
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東垣謂火與
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
不及火且以丁香□蒂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為
降火孰為陰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脾土傷損則木氣
盜之矣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得內守大挾相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火乘之故直衝清道故以言胃弱者陰弱也虛之甚也
病人見此似乎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不知敢陳其說
趙文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饑要飯其
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日後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
調生蜜飲之甚快滯下亦稍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
脉稍大不數遂令止蜜水渴時但令人參白朮煎湯
調益元散與之滯下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發吃予
知其因下從而陰虛也令其守前藥然滯下尚未止又



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吃猶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
將以薑附飲之予曰補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
必死衆曰冷水飲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
寒勿多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
亦安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
止不常新秋患滯下食久減至五七日後吃作召予視
脉皆大豁衆以為難予曰形瘦者尚可為以人參白朮
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
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
實遂以人參蘆煎湯飲一碗大吐頑痰數碗大汗昏
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則
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肝主怒肺主氣經
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
昏參蘆因吐痰盡氣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
解麻黃發汗節能止汗穀屬金糠之性熱麥陽麩之性



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恬淡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于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燄飛走之狂勢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居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



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
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於取此自然
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殺人多矣況中古以下風俗日
偷資稟日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舉
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攝水地以形居
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之故曰天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至剛不能
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
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氣為屬金者固
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
證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
物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
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臟腑
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



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
乎聖人作易取金為氣之象厥旨深哉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為正氣不能自病為
邪所客所以為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
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
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
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氣之虛然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之理由是於子和
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經有言陰平陽秘精
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絕又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
診其尺脉濇當與黃芪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知
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
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
於是決意於得名師以為之依歸發其茅塞遂游江湖但聞
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



定城始得原病式東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為師者泰定乙丑夏始得聞羅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五七次赳赳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某診視脉狀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某藥以某藥為引經往來一年半



並無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	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	昭合隨時取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	病正如拆舊屋接新屋其材本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	用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	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遂取東垣方	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高祖蹤秦暴周武王	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	欽定四庫全書 格致餘論	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為陰易之陽易亢攻擊	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不為戒哉	格致餘論
-----------------------	-----------------------	-----------------------	-------------------------	-------------------------	-----------------------	-----------------------	-----------------------	----------------	-----------------------	----------------	------

